



汾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七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魏禧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明王文成
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
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遇事敢言特其錯置之方天
大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
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
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
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



(24378)

山西省圖書館
地方文獻

01023

居其位於形迹不無嫌疑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當出一二言爲拯回覆何至謂其不知廉耻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旣多鄙夷不屑之辭而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爲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廟極言噫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

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人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尙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哉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

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
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
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
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
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
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
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
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
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
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列爲
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狼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
矣

開除荒地絕丁碑記

高普

今天下騶螭羹沸蠱之會矣小大盡喪我邑更受其禍
死於歲死於兵山城寥寥幾於無民石田纍纍誰是其
耕則減錢穀而滋物命必經哲人調劑因革乃成補救
維新之治清興雖蠲免三餉澤潤生民賦役一準全
書猶弗堪也士大夫出而霖雨桑梓事足千古至匹夫
請命如王氏子家棟者亦可尙已彼其貧而急公髮短
心長念土滿丁殘數世之患也慨然告免不憚其勞然

一手不能舉鴻鼎一臂不能支大車爰謀諸鄉大夫烏
臺王公存予協憲王公若竿咸可其請以爲大有造於
寧也於是兩臺陳乞之役蒙移文訊縣邑侯喜曰民
旣利矣余必與焉據實上狀兩公遂激切爲詞亟達藩
司使者王子悉白儲資斧呼籲再三兩月始允其事得
免荒閑地糧四千五百一十七石二斗六升絕丁差銀
二千三百三十四兩二錢八分九釐祇存成熟地糧六
千九十八石五升四合見在丁銀六百八十四兩七錢
一分一釐百姓莫不徧爲爾德曰仁人之爲利溥也陳
利害藝貢事罔不咸賴君子於是善編人之義柰吏胥
掣肘非存予廕子諱瑄者倡義出金鮮克有濟則二公
幹旋之力公子慷慨之誠與王氏子請叩之勞足稱三
不朽焉自今伊始于垣作堵穉族復也疇乃錢鎛三事
職也量入修賦追呼息也終善且有小休汔也不至歌
碩鼠而賦鴻雁嗟繇葛而悲萇楚足以爲邑基矣古云
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惟後之長人思其始而成其終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克寬克仁從容以和原隰有不
畷與總結有不供與生齒有不登與又何汙萊不日墾
戶口不日繁殷乎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無負
朝廷草昧建侯陰隲下民之意里人士勒石以志所以

報也。俾後人垂之，永矢無諼云。

董生修文廟記

李如模

邑之文廟自渭南史公整修後，歷數十載，無繼其役。棟宇摧殘，丹雘脫落，紳士朔望瞻拜，雖莫不欲獻興歎，而未聞有更新之創。獨邑庠董生爾型，謂我既翱翔禮樂之林，沐浴文明之化，坐視宮牆頽廢，心何以安。既鮮衆志，我獨任之。積二十年力，亦可以竣。雖曠日持久，終勝道旁之築也。於是鳩工度材，殿廡堂階，暨神庫神厨之屬，靡不次第以舉。無何，天不永年，未及觀成而卒。厥子正紳善繼，乃志不避寒暑，朝夕踵修，星霜凡屢易，而後

規制大備，賁飾煥然矣。是役也，經始於崇正辛未，至國朝順治丙申而工方訖。歲踰兩紀，時更兩朝，人經兩世，其辛勞不爲不久。苟非貫以誠心，烏能不中輟邪？夫明季自思陵卽位以來，無歲不用兵，天下騷動，流寇所過，城邑爲墟。生其際者，皆謀苟全之不暇，而董生父子獨以文教爲重，作述相承，修於舉世不能修之時，迨聖朝定鼎，我邑學校獨不煩當事振興，而鐘鼓豆邊無不完具，其功豈不大哉！余蒞任以來，嘗贊歎之。茲邑人咸謂不忍沒其美，請記之以垂不朽。余雖不文，何敢辭。抑聞董生篤行君子，鄉黨無不奉爲楷模，獨惜早逝，不

得一見之。而三子俱已列膠牆。好學能文。正紳其長君也。同時董役。若王君建極。傅君商霖。羅君徽聲。馬君先登。桑君日扶。侯君來貢等。咸著勞勩於法。得書。

修建故縣橋記 周士章

距縣東五里許。為故縣趾。村河一道。秋至。山水怒發。沿隄衝沒。道路為之梗。歷有年所矣。石邑疊經兵燹。遺黎力農不贍。牧斯土者。欲為勸興。良不易。余承乏逾載。惟與斯民休息。重念環境曠土。一帶童山。教民樹植。鳩葺津梁。誠為本願。值入夏越。四閩月亢。暘不雨。石髮就枯。遑念泣東海之波。是致肥蠶乎。有縣民賈自英。賈自秀。退甘疏食。本分自守。相村河水勢殺。修建石橋一座。殆亦民之良也。是為記。

修李姑岩記 梁鍾豫

綿上之岩有名李姑者。相傳唐太宗妹入山禮佛。至此結廬焚修有年。卒登覺岸。後人即其廬肖像祀之。考唐書高祖十九女。皆先後下嫁。無出家者。惟睿宗女玉真公主。始度為道士。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後多繼其風。終唐世凡十二人。未聞有為比丘尼者。李姑果太宗妹邪。仙邪。佛邪。皆未敢信。顧斯岩自昔自今。率皆黃冠奉香火。則李姑疑為道家近是。甲申之歲。邑境遭闖寇。

肆掠余避兵入綿上得遊斯岩鍊師王某款留信宿問黃庭論真誥娓娓有元旨而道宇雜樹交蔭雲垂烟接披拂清芬令人坐卧忘返岩之最上層則李姑像在焉瞻拜仙儀飄飄出塵世狀匠手亦巧於繪哉下覽衆峯如萬點蒼翠呼吸之際可通帝座矣自辭鍊師歸後未能再至己丑之秋斯岩遭餘孽蹂躪而鍊師亦厭世去其徒微興慮道宇之漸及荒榛也亟告邑人士捐金以助於是取材於山陶土爲瓦舉廢易新工始於順治庚子暮春之九日凡十旬而竣微興走告於余願爲記余曰天下事佛禮仙之地不過榜之曰寺曰觀而此獨以

李姑棲息之岩卽名之曰岩蓋岩以李姑顯而洞宮亦可以岩稱也抑聞之山之石窟曰岩又殿旁高廡曰岩意者李姑生則修真岩穴死則得侍通明殿頭如上元夫人邪姑不具論惟綿山爲吾邑勝地而斯岩又爲綿山勝地至今憶舊遊心嘗戀戀愧予已濫竿雁塔勢不能不爲風塵俗吏宦海蒼茫望之不可涯涘苟得早賦遂初重遊勝地則如出火坑中登蓬萊仙島豈不大快哉因記斯岩之修而誌余異日之志

邑侯莊公建修城樓碑記

曹席珍

國家襲夏殷奠神臬於析木之次寄肘腋於并肆鍵關

梁於西河故自寧鴈以南右轉而濱於上郡雖邊腹不
同或稱極要或稱次衝咸禁暴禦亂之凜焉臨邑孤懸
兩河當新城五原之孔道爲全汾肩髀驗往占來蓋亦
西北之重地也由懷廟以迄今甫歷三紀而數見攻圍
一則始於援遼之叛將介甲投門一則起於固綏之草
竊蹈瑕抵間一則鄰寧之士弁勾絡交寇一則秦中之
廢帥遙應平賊數者禍亂不等或得則殲其醜或失則
毀其郭總倚此戍陴瑾戶塗隙效死嬰守之重地焉然
當時慮先庚甲內外暇備內則方面之中有巨樓耳臺
之上有箭櫓雉堞之口有楯蔽分甲之地有汛舖下至
弓刀砲石籌箭更燈咸殷殷秩秩焉外則城麓之下有
卻月重濠之外有品坎南北之繚有虹隄隱短伏垣跳
盪賂截風鶴一傳扶攜如歸自勝國以來湮廢積久前
蹟泯然且南北兩臺包絡孤角最爲險闊壬申之歲禍
本所發至今尙談虎而色變也然朝斯夕斯者慶禍未
及煦煦相樂不思事變無常焚棟之或及已也幸莊公
以吳世族巍科試鮮山邑數年之內政通人和其補偏
救弊如市水田以濟殘里賠工食以給閭役厚衣粥以
贍獄囚種種嘉績悉出已資茲歲在辛酉季夏周視城
垣進蓮幕王公暨弟子員張生郭生趙崔白生而告之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曰臨邑盤踞萬山介呂梁崑嵐其氛甚惡今城之苦竄若此是豈勇夫重關擊柝禦暴之義乎爰出俸金倣劉晏理財必用士人之意屬諸弟子董治之遂率義士高標等朝夕栝楛庀材飭匠課日督工復恐糜費錙銖將各匠口食輪流而犒勞之於是費省功倍不日告成復於文昌舊趾建治臺閣暨塗茨仍勤其丹雘迤廓遙望雲隱翬飛宛然西偏一重地也然前此非無民牧一病其澁金而好入一病其剝刻而不出公痛革紙贖等弊絲毫不入公私有事輒措自己手如此良有司今天下能有幾人哉能有幾人哉

唐郭君碑跋

朱彝尊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社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于乾封二年中有云輝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壘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宏基所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卽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畧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賢侯莊公買水田恤東白都記

崔景輝

臨僻處晉西陵旱縱橫土田嶢嶢舊十七里內東白一里丁戶稀疏田半濱山啟正間計厥亡失登鬼錄者十之六載司民者十之四筑筑遺黎鵠面鳩形眞賈涕鄭繪所難悉夫以四甲丁輸十甲賦剝肉補瘡日復一日勢必至瘠者困肥者亦困究也瘠者瘠肥者亦瘠不至於流亡載道不止雖有智者難爲善後策幸我邑侯莊公來蒞茲土三載有餘每念東白籌所以拯溺救焚者乃集邑中鄉先生暨厥士暨父老子弟令各抒一見俾公私兩宜柰言人人殊鮮定衡公曰與其目前莫若百世與其損下莫若損上惟有捐俸市田以給賸戶一法令公私兩宜無出此右者於是相田之可水者得三寸畝有奇其值百有二十計贖四金底秋地租多寡若子

視賂之上中下而差等焉。噫嘻！若公者，買饋買牛者乎？其見佳禾麥，乃笑者乎？其聖書勉勵，增秩賜金者乎？將拭目以俟之。

于清端公墓誌銘 熊賜履撰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于官，卒之日，金陵人爲之巷哭，相率炳香燈，祭于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訃聞于朝，天子大震悼，給與恩卹，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柩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子。子謂公之清德令望，卽海內孰不知之，而子又厚公之肺腑交，與聞

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子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寧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卽嘖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爲學務敦實行，不屑屑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躉之。順治丙申，公年四十五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晝行于市，人頗爲公難其行。公曰：君命

也獨不聞義不辭險阻遂跨蹇驢從二三僮僕之任至則滿日荒煙野狼吽啤而已公坐卧一茅廡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啼猿饑猩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郭省農事衝煙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獲雜椎髻之子且漸知所禮義矣報最遷四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荆岳國家以江漢爲巖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蘄麻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爲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爲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背也無東山則無黃無黃則無襄漢卽江以北危矣天下事尙忍言哉於是躬擐甲冑鼓率義勇直搗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發火燎鬚不爲動士卒爭先血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衆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馬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晉本省左轄時閩海防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計八郡正供及江浙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以濟饋饌仍爬梳鱗比鈔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那墊諸弊盡斥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名一錢軍民

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卽親友贈遺惟
攬果蒲葵而已僚屬爲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
布衣蔬食纔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
饋遺交際欲何爲計俸人自給有餘要何用聞者歎服
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天子固久知公見公
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
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固帝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
黠者假投充侵奪民田勢豪恣爲囊橐以取奸利所在
盜賊縱橫充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人旗莊頭尤多
不受理卽民間有訟莊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莫

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莊頭者屯莊之頭目也公曰
我奉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

哉若雖悍獨不畏三尺邪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
源鋤豪強嚴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
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
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敢有干功令者而盜以息民
以安滹沱易水之間洋洋乎頌聲作矣天子聞之

咨嗟歎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耳寧憂百
姓哉庚申春二月召至行在溫綸獎慰錫予更蕃

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命感激涕零曰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六代之餘習尙浮靡奸弊牢不可破今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

公簡命則亦駭汗股慄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尙如此裝飾邪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也無何金陵圍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從毀丹墀至有驚怖喘卧不能出戶者長干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遊樂之地一旦闕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帑烏獸竄蓋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

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畧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苞苴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間兩江數千里蓋駸駸乎丕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構爲飛語以撼公公畧不爲意笑曰直道在人爾彼叟叟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命公襍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清操姱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覩記者數事述之黃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方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嘗匿聚深山古廟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

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遙卧病門內，已語盜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綽號鬍子。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劫狀。公度再不可久，遂如廁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逝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問役曰：「拿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于一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入夥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伏罪，無異辭。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而飲我，胡爲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罹于法網，我不能代爲之寬。念廟中一

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聊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旣乃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讞已成矣，第不忍見汝曹之羣卽于戮，且以株連我良善爲也。」命舉棺若干具，至並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浙行僅襪被一囊，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蔔數石，舉上船。舟人曰：「是收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旣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寧也，催騾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袖制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粗糲。

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榆樹葉。啖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苧布爲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扇。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捷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公者。卽皆指目以爲公。兒女牀第。問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語亦或大呼于青天子青天子云。公之歿也。予以一瓣香哭公于喪次。仰瞻。凡筵。惟青

燈布幔。冷落菜羹而已。問其篋笥。則敝衣破靴。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如此。嗚呼。予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爲刻覈。以納于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徃徃難言之。未若公之獨介性成。質任自然。畧無矯強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歎公爲真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時。予卽耳公名。屢爲言于朝士。故公亦以予爲知己。初至金陵。卽乘篋與過予廬。坐雙梧下。握手欸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爲

憂予曰公而亦慮此也太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杜過予而予常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索頗有請告之志一日訪予于清涼精舍相對欷歔者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邪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握手而別然公歿公友人鄭君某爲予言公近有所忤于時貴寔陰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予聞之太息泣下以謂公之精忠獲上而猶遭迴咨且有如此至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邪然觀

上之

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

主知者良

有素而 聖朝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間之也嗚呼公亦可以自慰于九原矣公生于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子廷翼貢生廷勵廷元並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曰清端於法皆宜銘銘曰嗚呼噫嘻爲苑中之芝爲鷲中之騏蹂之益蕤繼之益馳物理旣如斯天道其易知噫嘻廉不可爲也而可爲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復鸞鷲泉水利記

王埴

狐岐之鸞鷲泉自宋文潞公分濬三河溉農田數十村

其利甚溥。厥後豪強侵奪，東河據上流而獨行，尚無爭擾。而中西兩河同源分派，弊有不可勝言者。萬歷間一經於一魁王公之釐正，再經於記事史公之均平計立地程，挨次輪灌，設水老人崇長給與印信簿籍，分時刻以澆地。始於三月之三日，終於八月之一日。舊規載在邑乘，勒諸碑記，無容紊亂者也。迨順治年間，法久弊生，屢興訟端，不能卽止。今夏雨澤愆期，農民急資灌溉，聚訟愈多。中西兩河之民謂石桐人以圪搭水和混，有使中霸西，使西霸中之弊。石桐村謂西河人以五分作一刻，紊亂舊規，互相攻訐。余曰：五分作一刻，私增水利，固

大不可宜，卽禁止而水各有地，地各有主，何自而有圪搭之稱。此弊不除，尤爲霸水根由，下流受害之源。何以息訟而安民，乃召水老人而問之。對曰：石桐應得西河水六分，大約於七十日之內用九程十一時，石桐應得中河水四分，大約於四十五日之內用四程五時二刻三分五釐，合中西兩河之水共十四程四時一刻三分。予又思石桐中河水於四十五日之內計水五十三時二刻三分五釐，則西河七十日之內自應得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然兩河分水多寡不齊，因使石桐人於七十日內用西河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

五毫用中河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五毫再補以
四六折算之水借中河二十三時三刻四分八釐五毫
此外中河人又貼石桐放程水七刻四分以上石桐人
各河共應用百四時四刻一釐此四六折算兩河並行
之法也於石桐西河九程十一時中河四程五時二刻
三分五釐之原額毫無增減西河借中河時辰亦用四
六折算法還中河六分水十四時四刻五分九釐外浸
河水一時如此通變則兩河之原額不增不減下流之
憤氣可平又何受使申霸西使西霸中之害哉此法與
父老幾經籌畫猶恐未協輿情因并召石桐士庶暨各
渠長共酌可否咸以爲公余曰衆旣稱公則情可平法
可久石桐與中西兩河之民可以各按程灌地上河永
不能浸奪下河矣至輪水牌舊例起於三月三日止於
八月一日夫八月田禾尙資灌溉何可輒停使水有遺
利致起爭端今更酌定至九月寒露後方止輪牌此均
水息訟之微意也較之王史二公之法雖稍爲更張然
民家水程原額仍無增損何妨通變於其間尤恐時移
勢異日久生奸因命工鐫石樹碑於治之儀門垂爲定
例俾後人不得紛更焉

修城隍廟記 顧峻

寧鄉處萬山中地僻瘠民貧城內外耕山為田峯均嶺側人牛却立千仞上種黍稷麥苴雖耕雲鋤月似別有天地而吾民亦甚勞勩矣田無水灌溉天不雨立稿雨稍溢又下溜沙土和谷種且漂沒為之天者不亦難乎是故歲多饑一切迎神報賽之典俱闕焉不講維城隍尊神固寧民之主與縣令同守茲土而香火稀少司廟者僅一人時逸去官捕之乃來予朔望禮神畢顧瞻廟宇墻壁傾頽梁柱朽敗幾不克蔽風雨何以妥吾神而稱斯職守爰謀之紳士父老作修葺計紳士父老為予言歲饑不暇予告之曰周禮救荒之政不廢興作饑民

無食今修葺神廟俾其出力以博糊口廟既成民又得食范文正蘇文忠皆行之奚不可乎衆唯唯然不肯施一錢予權借官穀數十石庀物料賦工食擇老成人董厥事閱三月報竣大門正殿寢宮左右廊廡皆整理堅固不得壞此康熙三十六年冬事也予即於次年春去官丹雘塗墍諸事則尙有待焉嗚呼邑之水旱雨雹神實司之余薄德無以召神庥累吾民災禱頻仍流亡載道其放棄固宜然亦未必非吾民不積善不敬明神之過也自今以後廟貌巋然犧牲粢盛必潔齋明其心志洗濯其褊私用邀惠於神使歲功有成疫厲不作相與

含哺鼓腹優遊山中而共沐 聖天子昇平之化者
此皆神之靈後令之力也於我乎何有

永寧州開礦詳文

謝汝霖

開採病民得不償失況礦徒易聚難散小則爭掠大則
嘯聚關係地方不小我 皇上連歲蠲免數十萬之

錢糧欲四海富贍至於開採之議屢格不行 聖慮

誠周詳也有內務府商人王綱明者因欠鉛斤得擅礦
利詐言節省實恣花銷若伊果能節省何至積欠纍纍
卽使歲進萬金奚裨耕桑正賦乃盡趨遊手獷悍之徒
散布晉楚深山之中雖今昇平日久保無意外之慮邪

明季科臣上言自萬歷二十五年十月開採至三十六
年費過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此開礦無利
可知也礦旣無利旋而散砂砂有盈縮旋而均派民情
愁抑謂槌鑿入山者十二年虎狼出柙者半天下此開
礦病民可知也往事昭然足爲殷鑒今開採旣寬費用
難省分肥人衆礦利自微初則冒領庫銀繼必誘傾人
產節省未知何日將來虧欠更多但患之在事後者卑
州不敢妄陳患之在目前者卑州豈能緘默茲有王允
治劉承基王恕等到州皆王綱明之商夥也呈稱州屬
骨脊山之黃帝廟卧羊山等處有礦可採人馬赫奕

騷徃來骨脊山卽古呂梁地接交城綿跨數縣高山大
林積賊盤踞今交山之寇焰甫息呂梁之白骨猶橫新
設營盤駐兵防守名靖安營此易亂難靖之區也礦商
網利三晉何惜留此寸土以慰甫靖之遺民乃必求礦
於舊賊之巢聚衆於營盤之內騷擾防兵驚逐殘黎就
使十倍礦利尙且不可況未必有利乎伊謂開礦係奉
旨之事卑州奉職撫民亦係奉
旨之事但礦商志在營
利卑州職在靖民事各不同勢難共處礦商來則卑州
必去毋滋亂萌階爲晉禍卽加卑州以阻撓
國課之
罪亦所不辭

遊麓臺山記 劉崑

自過嶺越上店以東北皆曰麓臺入由蘇家莊越三嶺
或升或沉或騎或步十餘里最高阜曰田家坳風漸多
峯迴路轉又上五里卽麓臺中峯日在城中所望見山
至此皆西北俯視而東南萬山重叠如踞下一澗東北
去割麓臺不與東南山連山無林木草色滿天滴翠襲
人襟袖衆壑參差千岩一色幾欲目眩山根石紫黑色
如壁立頂上方石平置纒纒如九層臺麓臺得名或以
此峯東偏因石坪起廟六楹前樹松一後二中祀神名
潤濟侯碑云王允姪王浚化於此山語多誕按祁縣志

云浚允子仕魏官太尉封南鄉侯誅司馬氏不果死之鄉人竊葬於麓臺立廟祀之并祀其母與妹後人禱雨輒應然則廟以報忠臣忠魂為茲山主理可信無疑者供案下即龍洞如井深不可測中多橫石齒撒捩不得下洞口但時時作風雨聲寒冽逼人山高風猛小憩即下山之陰嬰溪出焉東北流入深壑及出山由東崖岡抵陰溝村石壁夾立水聲潺潺泄出即志云晚照處也灌嬰廟在溪東二里名利潤侯廟亦以禱雨有應故也世傳嬰從高祖征陳豨駐軍於此故立廟祀之神貌巍峩面紫黑怒目鬚髯皆張冠皮弁垂紳執笏右並祀其夫人冠鳳冠衣宮衣嬰澗之名或以灌將軍故邪此行僅得張中宿先生詩二首而麓臺夙願始償大抵山極高藏萬壘中荒古岑寂遊人絕少謝康樂所謂昏旦變氣候左太冲所謂荒途橫古今者是也時同遊之士為余門人梁敏梁淑張道遠楊之楨趙愛旭崖峒村霍振乾則東道主人攜酒以從者丙戌四月二十六日記

與王誠亭先生書 劉岫

適從冀郭村來見慈相寺碑一大者約過丈餘題曰大宋西河郡麓臺山聖俱寺碑銘并序慶歷六年書字體端楷骨幹如鐵迎日視之光怪玻璃惜下半為雨激碎

失其姓名文字亦不完。創北宋崇寧二年夥人題名。草書如碗大。側南上。宋建中癸未題名。下政和乙未題名。字如北碑陰。上文宋景祐二年吳郡張伯玉書。下皇祐二年記沙門名約百餘。乃知傳聞漢碑之誤也。對立一小碑。金明昌五年重修寺記。安泰撰書。中叙塔之由。乃唐西極大士曰無名師。肅宗詔至京。因寂於京。詔還山。至宋慶歷。其徒砌塔約高三十餘丈。卽志所稱麓鏡臺。又知舊名聖俱。創始甚遠。至金改名慈相。而志曰慈祥。不惟遺漏名跡。并訛傳至此。可歎也。寺門外并立二碑。西丞相張天覺無盡居士撰。荆南玉泉山寺關將軍廟記。東爲僧衆塔記。金泰和元年承務郎前汾州觀察判官雲騎尉賜飛魚袋趙大端撰。平遙主簿嚴坦書。字八分體。寺東一破庵。東牖下卧一石。泰和二年南庄逸民趙大端留題。碧鮮堂云。寒陰鑱碎暗僧軒。玉立森森翠滿前。墜露修梢雲影濕。破綳春筍綺文鮮。雅宜冷映梅溪月。尤稱香浮茗竈煙。清夜沉沉正成寐。恍疑飛夢繞淇川。跋云。杲公喜公種竹成叢。因榜堂曰碧鮮。門人介山王某跋。小楷書。剝落不堪讀。西牖下小碣上。畫慈相寺圖。下聖水池記。云水醫眼。又名眼藥池。池不復存。字亦剝落不完。依稀識金明昌元年麓臺老人數字。總計

大小六碑皆當墨榻而寺荒涼止一僧作主其規模當
盛時直是一大叢林沙門不下二三百而大人先生過
平遙者必遊麓臺遊麓臺者必憩茲相寺如此等題詠
皆宋金兩朝人物又味趙大端言或似吾邑人爲汾州
判官而府志不載又不知麓臺老人爲誰非親到其地
僧不知八分書又不解何碑當榻何碑當鈔終不了了
也歸過棲真庵訪傳青主先生碑乃八分小篆更可怪
者陸狀元親筆一王山史徵君親筆一許時庵先生詩
一皆炳炳蔚蔚爲斯地增勝而道士乃云無古跡轉帖
之不能了事如此此事至重先生爲陝名人康孟老又
搵筆二美具矣千載一時也不一一搜剔令古跡湮沒
于荒煙蔓草如慈相棲真者可不愴然邪愚以節孝風
俗地理水泉財賦問邑之賢士夫任以採訪至名勝之
區岫當力往探討總之舊志疎畧殊甚我輩今當慎之
先生裁度如鄙言可採卽遣墨刻匠二三人來問應榻
碑如何

古栢圖詩跋

吾友河南張潛谷嘗語中嶽漢栢云爲孝武封禪時物
其奇其怪其古其大其蒼茫渾穆實非人世所有余亟
欲一往觀之而未能也今春自燕山計偕歸道出平遙

適故人王誠亭先生作令於斯下車就訪酒酣話舊因
及邑中名勝事先生曰茲地山高水深他無所得吾爲
令數年自超峯麓臺外獨有胡邨萬年古栢暇日共晨
夕耳遂遲余共賓朋往觀栢在古觀中觀卽以栢僊名
周圍可二丈五尺許光怪陸離曲折縱橫岳岳茫茫人
對之不敢迫視其西去一枝幾欲墜地前人以石柱擎
之石入栢尺餘拔柱離地如龍之爪物者然石有字志
之爲金泰和七年其傍南二柱一爲嘉靖三十年一則
漫沒不知歲月矣徘徊俯仰遂擬栢梁臺體爲古栢行
以附工部孔明廟作之末八亦解衣浮白謂座客曰此

栢數千年不遇吾徒幾空老瓦邨矣卽走筆爲歌而吾
友浙東陸子左臣自湖上來乃居公幕中亦放歌成篇
以紀其勝余唯公得栢以爲友栢亦因公以得名何其
幸也密縣白松不知幾千萬年自歷下先生偕諸子詠
之且繪爲圖以刻諸石而上古仙靈遂得與海內共覩
公亦胡弗爲此古栢作皇甫玄晏令石根銅柯一著人
閒也哉公曰是吾志也遂磨石一片後圖前詩刻而表
之仍以甃砌爲臺以護栢而立石其上焉後之賢人君
子名公騷士驅車行邁過此邦者或來訪勝探奇與嵩
陽三株南北並稱則公與栢且同壽天壤矣召伯之棠

不是過也。

修張蘭城記 劉爾聰

張蘭距邑東四十里。爲孔道鉅鎮。蓋卽古之張南村。蘭聲相近。故音變焉。鎮向有城。不知建自何時。無碑刻可考。自明季流寇肆虐。所過都邑。爲墟我鎮之戒嚴者。歲凡三四。而卒不受瘡痍。寔惟堅城是賴。今國家奠安海宇。休養黎元。數十年來。干戈旣息。盜賊罔聞。閭閻之間。徃徃有夜扉不闔。而天子方下詔。令天下完固城郭。以衛封疆。此非安不忘危。憂深慮遠之至意乎。我鎮城周五里。屋舍鱗次。不下萬家。蓋藏者什之三。商賈復四方輻輳。儼如大邑。然環視四垣。大半頽落。於是馬贊府德馨捐金首創。里人翕然相率以助。經始於丙申春暮。告竣於己亥孟秋。鬻工凡九萬。而盈費白金四千有奇。是役也。上以慰求寧之意。下以免守望之勞。且以徵吾鎮衆志成城親睦之古風在焉。是不可以不記。余亦里人。樂觀厥成。且有馬贊府之屬。因述其巔末。以壽諸貞珉。凡以財輔以力相者。並得列焉。是爲記。

邑侯方公 開利 導渠碑記 李國社

嘗思古聖王盡力於溝洫。無日不以民生爲念。必使斯民享粒食而後安。由此觀之。水之係於民也。豈淺鮮哉。

然天時之不齊地勢之各異有氾濫於畝澮橫流於村落中者不能順其性而導之而民之受其害者徃徃而有茲李家莊數村逼處汾河康熙六十一年山水漲漫渠道壅塞凡此數村憫於昏墊者歷今三載莫可如何雍正元年十二月邑侯方公蒞任茲邑利無不興弊無不革念數村之水害尤切於民二年春率同官廣文胡公梁公少尹江公縣尉朱公嵩司劉公親履其地以豕一羊一禱於河伯祭畢餼餘召父老而飲食之開導勸諭至再至三相度形勢申請於上李家莊村西開東西渠一道自秦廷璠西畔起東至李保瑞西畔止復開南北渠一道自李保瑞地內起北至長畛東西大道止二渠各闊三丈八尺共計地二十八畷二分五釐所挑之渠道係衆姓之地多寡不均已經公議每畷價值四兩各照地畷之多寡收價有情願不受者另行鐫名開後其挑渠之夫役亦各照地畷均派至渠道錢糧公令地主開除糧數共計銀二兩四錢有奇捐俸完納永爲定例於是渠道乃成夫潦則洩水歸河以免昏墊之憂旱則引水灌地不受旱魃之虐水患既除農業可興一舉兩得孰非萬世之利乎而今而後數村之民世世子孫享其利於無窮卽沐公之德於無盡也事當告竣僉謀

勒石用誌不朽公諱士模字文治號樵舟江南歙縣人
辛卯科孝廉

修尊經閣記 李壽彭

文廟例有尊經閣所以藏典籍課經生由來遠矣介之
文廟舊在縣治之東元初縣尹閣公梅徙置城之東南
隅今其遺趾也厥後毀廡亭廡祠庫齋廚之屬俱以次
整齊而尊經閣獨缺焉未備明正德十年歷城趙公睿
來宰是邑乃於明倫堂後購民地一區創建之此有閣
之始也自是終明之季百餘年間雖復因時葺補而歷
年既久風雨摧折岌岌就傾我朝鼎興整飭天下郡縣
學校以文太平於是邑中有重修之舉顧是閣工費尤
鉅本邑貢生梁君錫亨請於祖中書君星炯慨然獨任
一切腐材裂瓦盡撤而更之堅其物料廓其規模凡三
層崇五丈二尺週十六丈八尺糜金錢百二十萬有奇
是役也始於康熙辛巳越五載而落成又二十一載寔
今 天子建極之六年余奉 簡命承乏茲土則中
書君祖孫之歿已久而適於是冬營葬余既往弔於其
廬而退觀今少司農俞公兆晟所爲君墓志銘則修閣
之事載焉辛亥春會有欲新文廟之舉中書君之曾孫
溶泌念是閣爲先人義舉復捐六十金丹聖之旣竣

博榮君欲謀所以不朽者請余言勸諸石余惟古者建閣命名之意非徒備規制侈觀瞻已也蓋卽以是爲師生講學之地也自學者溺於科舉之業所讀者章句之書所務者揣摩之學而聖賢所以示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實置焉弗講蓋經學之不明久矣今此邦之士幸得博雅敦行如榮君者爲之師旣日進諸生而啟迪之矣當此之時誠能聚聖賢煎卷之書於閣上所夕誦習相與講明切究以修實行將道德明秀之材庶其有冀乎則是閣之建所關非細而因名責實有不可以徒然者矣今夫坐擁鉅萬資不惜貫朽雖捐錙銖爲里黨利輒有難色又其子孫或職是以墮廢先猷者比比皆是間有一二樂施之輩則又惑於浮屠果報之說以爲福田利益計求其如梁氏祖孫所爲亦已鮮矣嗟乎是豈不足以維風勵俗哉余旣嘉中書君祖孫倡義於前澹泌昆季復繼述於後而又喜榮君之樂於成人之美因爲次第其始末以詔後之君子而併於紀事之餘著其尊經實益於此邦有厚望云中書君名星炯字漢昭孫錫珩字楚白候選郎中曾孫澹泌俱國學生世爲邑聞人後先經營法得備書焉

南城引河記 邵之楷

寧邑連嶂疊岫依山爲城每屆夏秋積雨霖潦羣峯澍
流波激而湍悍巖間石飛薄而下疾如鳥逝潰瀑洶
涌響振林谷而城之東南隅適當下流之衝城趾日就
傾圯徃徃奔潰泛濫直入城內受患最劇予於雍正八
年勸率士民修葺埽垣旣訖工樓堞蔽虧屹然巨鎮旋
築石隄一帶以捍沖突日久隄漸不能支且有泛溢之
虞終非鞏固金湯歷久靡敝者也先是城東百餘步有
河道舊蹟自南至北三百餘丈溯流而北屈於永寧界
又折而西歷青龍泉又西六十里入於黃河歷年沙石
填淤委爲榛莽水失所歸宜其橫決四出而不可制計
惟於東南受衝之處高築隄岸編荆圍植木椿以塞其
流而挑濬舊河引水東下使趨故道此百世之利也余
亟蠲俸爲創而一時士庶相率醵金願襄其事爰爲之
請命於大府而庀工焉凡九閱月告竣是夏山水漲發
衆流抵隄下則泊然以止旋循舊河滌洄而去城闔安
堵輿情胥悅是役也購物料督工作稽簿籍謹出納皆
二三紳士之才者司其勞不假吏胥之手無滋箕歛之
擾予旣嘉士庶之義舉幸藉手以底成蹟并願後之吏
茲土者踵而修之無或廢墜則此河之利永永無極於
是乎書凡河長一百一十丈深四尺廣六丈五尺隄岸

長一丈廣一丈高八尺用木以椿計者八百荆以斤計者十有二萬役夫以工計者四千四百三十八總計費白金以兩計者四百有奇捐金者若干人例得並書

修石桐分水夾口記

張任政

余邑生齒既繁非商賈生涯卽盡力於南畝農家之水搏至重也西北地勢汗下且濱汾河灌溉之資甚便而東南率皆高阜歲或愆暘穀卽不登所利者惟狐岐之勝水混混下注足以潤數十村之土壤耳志載宋時文潞公始開三河建石平以分派東河旣順流獨往而中西兩河上流雖分而尙合至石桐得過環翠橋數百步

始立石夾口判而爲兩一趨於北爲中河一注於西爲西河其制如夾字故曰夾口舊制中河三分西河七分歲久木石旣頽三七莫辨利歸於中貽害於西聚訟不休時關中史公蒞任廣咨博訪又得鄉先進武別駕名奮孝者相與講明區畫乃重立夾口昔以石者易以鐵昔以木者易以石中河地約四十頃分水四分西河地約六十頃分水六分兩河人皆稱平允告之上臺勒碑垂遠此明萬歷二十六年事也百餘年來夾口復壞於是兩河人僉議興修請諸邑侯宋公中河以侯君起明張君宏漢西河以楊君清鳳經紀其事而命余董之工

始於乾隆十四年季秋終於次年孟夏爽口寬狹低昂如昔水循故道史公之良法庶幾復焉凡用鐵以斤計者五百而贏石以丈計者三十有奇白金若干兩兩河計晦而出情無或吝厥成之日衆咸屬余爲記余乃述史公之舊章今邑侯宋公之繼緒願我兩河人世世守之自均平如一無煩當事之躊躇矣爰勒之貞珉俾後人知所法守云

表宋孝子廬墓記

李生棟

聞之表懿行發幽光皆司風教者分宜行之非是則爲疎爲曠庚辰秋余秉鐸是邦朝夕課諸生苟有一善獎掖卽隨之而尤欲砥節勵行之士表而章之以爲邑中勸訪之旣久乃得張良村故州司馬宋君者君諱如隱字仲默幼卽失怙事母先意承志數十年始終弗懈愛妾偶忤姑意卽出之弗顧母病伺湯藥夜不解衣禱天願代母旣卒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而殯殮俱如禮洎營葬畢卽結廬墓傍寢食其中凡三越寒暑晨昏仍若定省然嗚呼可謂孝矣鄉黨嘉其行咸欲告之有司請旌君固辭至再曰人子爭親惟恐力之不竭以虧子道我供我事親之職而已豈敢以此博聲譽哉及老病嗣猶屬二子勿循人言以逆我志二子涕泣受命至今十

汾州府志卷三十一
餘年隱而未彰也。噫親在則養之以誠，親沒則盡之以敬，而終身猶不欲以一姓博後世名，此真所謂生前有懿行，歿後有幽光，非表冊章之何以慰鄉評而廣風教。爰立石於故廬之側，以昭秉鐸之分，詞之不文，所弗計也。

汾州府志卷三十一

藝文八

郡學故優行生員肯構郭公墓誌銘

錢大昕撰

三晉以孝友世其家者，曰平遙郭氏。五世同居，門無異財。縣學生肯堂肯構兩翁，實董其家政，每督學使者至，輒旌其門以示勸。士大夫翕然交稱之。今春肯構公卽世，將卜葬於城西十里之長寧原。其從子禮賓狀其行事，乞余銘禮賓與余同年進士，肯堂公子也。讀其狀，質而無溢美，故樂得而書。公諱大址，肯構其字。始祖諱思忠，自陝西渭南縣徙平遙之王郭村。其十世孫曰三耀。

生縣學生紹儀紹儀生三子長爾強爲肯堂翁之考季爾翰實生公故公於肯堂翁爲從父昆弟公少肯堂翁一歲總角時食同器卧同榻入塾同視席既冠同籍學宮自壯至老晨夕相依雖同產無以過也公壯貌嚴重鬚長尺餘事親孝交友信視端行直非禮不動家世同爨食指衆多而肯堂翁性曠澹事無大小悉委之公每辨色卽起諸子姓上堂問起居惟謹婚嫁喪祭必裁以禮平居服用皆取儉樸獨課子弟讀書必延名師一門羣從學業皆有師法平遙三百年來以進士起家者自禮賓始公之教也禮賓之孫於公已親盡公撫之如已出有過輒加箠楚公旣不以屬疎引嫌家人亦恬然無少嫌也姑之子某負官錢二百緡吏逮治之急旦夕且瘦死公齎白金詣縣代輸之得釋諸姑之孫以貧告者公出資數百金俾各作生計折閱殆盡無愠色或諷公不善殖財則曰吾藉先世遺產家頗饒彼雖遠取自吾祖視之皆外孫曾也吾敢私先人所有哉公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卒於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二配高氏子男一人于京國學生女三人適國學生梁理介休縣學生范韜光國學生張應璠孫男三人豐型豐烈豐孚銘曰子壯出分俗自萃別籍

異財始弟昆戚單服盡行路均不念厥初同一身范道
根李聖伯五世同居表史冊誰其繼之平遙郭千秋萬
載視貞石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公墓碣并銘 錢大昕

吏科掌印給事中汾陽曹君學閔一日過其同年友錢
大昕告之曰某之先人行甚高而不求聞於世既歿四
十年士大夫數鄉之耆德宜有後者必首屈一指焉夫
無善而誣其先非孝也有善而不能彰非義也某生十
二年而孤於先人行事知之不詳惟夙所聞於先太宜
人及親故常所稱述不誣者粗識一二乞吾子一言以

志墓石給事人品修潔其文質直無虛詞乃詮次而志
之曰公諱曰英字彥傑世居汾陽縣城北十里之太平
村曾祖朝仕嘗遇異人授以術可暴富終不一試客請
以千金受其方曰挾術而忘義豈惟害人兼將害己固
弗與易箒時告其子曰吾得異術非不知可少利汝曹
也然遺之以利何如遺之以正乎術竟不傳公未冠失
所怙事母夫人孝爲邑諸生有聲庠序間與人交有終
始重然諾僮儻好施予宗鄰賴以舉火者甚衆邑有王
惠菴先生者孝子也貧而樂道獨與公善歲時常餽之
粟寒則遺之布人或效公所爲王先生輒怒曰若豈彥

傑比哉安得以所有溷我張媪者於母夫人爲中表姊妹婆老無所依公養之終其身張病且死語人曰吾受曹氏恩無以報天道有知其子孫必有顯者矣汾之士斥鹵可鹽塞外鹽亦闕有擔以至者例皆禁不得售而令商轉安邑池鹽鬻於市道險又回遠鹽益貴豪商倚勢凌平民輒誣以私販罪公稔其害糾同志詣官白狀請均其稅於糧而逐商事得行民至今以爲便居鄉務爲退讓子偶與邨毗詬語卽扶之曰此吾鄰里卽汝諸父行孺子敢無禮邪親詣毗舍謝失教不計其曲直也年五十有一自尅其亡之日病革家人移床正寢笑曰

尚須數刻及期整衣冠而逝實雍正九年九月三日也配王宜人壽陽縣儒學訓導凝道公之女奉養君姑數十載無間言後公二十歲卒子男四人長學會次學思季學雍給事其叔子也登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院檢討累遷今官女五人孫男六人延齡喬齡錫齡鶴齡夢齡保齡曾孫三人守廉守拙守儉給事又言公歿後數日見夢於給事張蓋輿馬導從甚盛到家撫諭子弟如平時類世俗所祀神人者嗚呼幽明之理固不可測而行道有福其常也世果有神人其必在正直而壹者矣生不求聞死而神之此理之可信者夫給事在翰林日

逢國大慶得贈及父母

勅贈公儒林郎翰林院

檢討王宜人

贈安人葬在本村之西原以乾隆十八

年歲次癸酉正月二十六日銘曰西河古郡卜子所教
凜然節概先民是做聲譽曹公行善於鄉貞固隱括以
矯俗涼五十未衰乘化則止匪天靳之以昌孫子幽蘭
空谷其芳不言過者必式有道之阡

宋孟曹玉山救水災文

郭興讓

汾水源出管涔南經太原合涂晉諸水而流益廣抵平
介間地勢平衍水不受制每夏秋汎水怒漲則漂沒田
廬斃人畜不可勝數蓋延袤百餘里間瀕河村落靡
有寧宇丁亥七月霪潦連日夜汾水衝決沿河浸沒數
十村而平邑南官地村爲害尤烈平地水深丈餘居人
二百戶屋宇盡坍婦女乘木板漂泊巨津中號呼望救
人爭逃命雖兄弟妻子不相保余姻孟曹玉山昆仲新
構大廈地高厥水不能浸急具木筏拯溺水者於家男
女凡數百口有奇分處内外舍朝夕煮粥饋之歷五六
日無難色村人舉手加額相謂曰今日之患微宋氏兄
弟活我吾其爲魚矣水退衆始稍稍引去蓋二百戶舉
得無恙是舉孟曹倡之而經紀衆人之居處飲食使各
得所者則玉山偕弟璉與侄大鵬之力居多云十月水

涸村人旋集故里將製屏酌德以誌不忘孟曹却之再三卒不獲村人於是走予乞言予考古傳記所載救災恤患若潘好古葉封翁輩所活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子若孫登甲科復臺鼎其食報彰彰如是今孟曹昆季拯數百人於洪濤巨浪之中而衽席之飲食之其惠澤所及視古人何如其食報於將來寧可量邪雖然使孟曹昆弟預圖食報而始爲是舉則是有所爲而爲之此心已爲利欲所障徇利之人其肯捐目前顯據之利而圖渺茫不可知之報邪惟且擊漂泊之狀耳聞號呼之聲中心惻惻如疾痛在身欲須臾緩其拯救而不能自之而豈有所爲而爲之也哉孟曹昆季幸推廣此心遇災則救見患則恤將德施無窮蒙休者不獨在一鄉矣予拭目望之

遊超山記 郭興讓

超山於吾邑最稱名勝乙亥秋侍家君杖履往遊焉自城南車行三十里皆平田廣疇無可登眺近東泉隱隱望之煙樹蒼茫中遠峯時露始令人有谿山之想逾五里至郭谷灘灘際兩岸間亂石縱橫如卵如棋最奇者如舞人如奇鬼卧獸不可名狀水從石間流出潺潺有聲灘行數十武綠磴東上有徑鑿山腰間廣可並騎過

險狹處須側肩行左顧石壁百仞立巔有林木望之若
小草狀右臨深洞水溶溶不可逼眎偶一搖目意凜然
輒欲墮下盤折紆迴十餘里始復下灘中境稍平曠神
色徐定廻眎逕上行者如置身峩眉天半自是折而東
磴益高澗益深崎嶇不減前逕而懸崖怪樹怡人心目
登陟之艱殆若忘之東行半里許崖壁如削多宋元人
刻章漫漶不可讀余方攀攀其下而山僧已軋然啟扉
肅客矣揖同儕扶老人拾級上憩百福禪院院東偏有
閣曰飛雲清光左峙紫蓋遙臨登嶂層巒皆几席間物
南瞰松嶺蒼翠接天此身殆欲飛去因亟呼山僧前導
觀龍泉泉卽前灘潺潺作聲者也水流齧石成澗廣可
可踰通之以梁踰梁而上抵萬松嶺濤聲謾謾若與水
聲上下相應和然立其巔遙望遠峰湧螺獻翠昌黎所
云天宇浮修眉者彷彿遇之寺僧遙指東嶺招提境更
幽邃俗所謂後寺者是也欣然神往方欲偕同儕鼓
力而前於時日西沉巔巔響林木間遙見老人從閣
上舉袂招之乃相率尋故逕下還寺中已深黑不見人
矣越宿而去時同遊者余及梁修六郝康侯及門人安
東之郝大臨田大全也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先生墓表

朱筠撰

汾陽曹君孝如生十二年而孤孤而力學有立又十年而舉於鄉又十有四年而成進士改庶吉士六年授館職又二年改官河南道御史有聲又五年晉刑科給事中又一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乃以其尊甫先生之遺行告於其同年友大興朱筠曰學閔不祿不及侍先君子於有所知識之時於先君子之行禮焉及少有所知識得之鄉人所稱道咸謂先君子較然有古王彥方之風然聞其事十不得一二也卽問得一二亦不全學閔其何以爲人子竊思欲稍稍次第梗概以告於世恐言之不實或誣吾先君子然及今不書又恐日久益忘失是

重學閔之無以爲子也學閔謹以其所知識者告子子爲書之以示我嗣人筠謂如子言尊甫先生應銘法且子已貴爲都諫官官五品先人之墓道當伐石以表行於制爲稱筠茲當爲子表先生之行於阡無所辭謹按先生諱曰英字彥傑山西汾陽人世居郡北之太平村曾祖諱朝仕遇異人授術云可立富或以千金願得其術嘆曰吾術信豈獨得千金哉顧心不義之故不用亦不欲告子以得千金却之臨終謂子孫曰吾授異人術非不知可以少遺利子孫也然何如遺若以正乎術竟不傳其事在明之季年祖諱復琦祖母靳氏鼎革初靳

夫人率諸子避兵於村東之羅城鎮既定來歸家室已空入門坐堂中堦上抱兒泣俄見乳狸將子自水溝入夫人卽止泣撫兒曰吾子孫有起日矣自是家日以豐父諱應璽母樊氏先生生十八年父卒識力絕人自念少孤而處豐不謝立易敗也於是內嚴事母夫人外從名師何先生者道學之至謹以自檢束何先生者學甚高性尤怵急飲食起居小不中節輒訶責求去食器有一竅駭者輒面擲碎之先生拱立下氣以謝師爲感動課之盡力服除入縣學爲名諸生後師竟老於縣中且死先生心喪之如父所以始終盡交於其子者無不至

有傳青主先生山之弟子王先生某孝子也貧不受人一錢先生與之交甚歡賙之則受數十年如一日有張媪者先生母氏之中表姊妹也老無所歸先生推母夫人之愛養之終身卒頃曰吾死無以報曹氏恩惟祝天祝曹氏子孫而已其厚德之感人有如此先生尤善處人骨肉之間而其居鄉里也因讓鄉人某以過見怒於其父父過怒鳴之官先生爲往來委折罕譬以天性道之父子歡然卒無間長子學會與村中老農語言不相下先生聞之怒曰若聞小雅所稱諸父諸舅微我有咎者邪若今且得罪於鄉黨州里矣手批其頰令卽老

農謝過然後已先生居常恂恂遇事不可未嘗有所畏
懾雍正中郡人苦饑商之橫而郡下地故可煎鹽且黃
河東出套外歸化城所在鹽舟溯流計日集郡中食無
缺先生先率郡人具疏所以告於當事且言郡民願均
鹽稅於田良使事聞得請而商竟逐郡人至今賴焉先
生生平奉母至孝母夫人好躬自操作先生事事無不
先當其意而母不勞且喜甚會疾作母來視之雖憊極
必強歡笑以慰母疾革前十日豫知死時刻召諸子曰
吾生五十年自問不覺有所慚慙惟不克終養吾母此
心惓惓若輩當畢吾志耳令家人具衣冠遷牀正寢卧
其上獨置冠於胸微笑曰尚需數刻少旋冠而卒越數
日幼子學閔夢先生駕軒張蓋儀導甚偉徑來至家呼
學閔撫誨如病中嗚呼其先生之精爽未沫者邪先生
生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八日卒雍正九年辛亥九
月三日年五十有一夫人王氏稱克配云後先生二十
年卒乾隆辛巳遇

覃恩時學閔官檢討獲 贈先

生暨夫人如其官階于四人學曾學思學閔學雍孫六
人延齡喬齡錫齡鶴齡夢齡保齡曾孫三人守廉守拙
守儉其詳具載於錢學士大昕所作碣銘中筠特書先
生之孝於親嗟於家任郵於鄉黨敦篤於師友落落數

端用揭於墓道之石以告來者謹表

正汾州府名宦祠秩祀碑 孫和相

祀典之有名宦嗚呼難言之矣或數十年中羣思其功德久之而姓氏至莫之能舉或得於民不必得於上而以罪去官民雖心予之在官者未敢顯列之至若昔時撰次志書郡縣流移考之不審同名異地雜取於篇按以秩祀初無證實加之前後沿襲訛舛相承汾州府名宦祠舊在祀典廿有七人其五人宇文測西魏大統六年間行汾州事王雅後周明帝初除汾州刺史韓褒保定二年王慶大象元年而舊訛西魏曰後周至後周

三人則又一繫之晉一繫之西魏一繫之後魏典禮之地若是其茫昧乎西魏之汾州在今陝西宜川縣後周之汾州其一在今吉州卽東魏所置南汾州其一在今霍州隋開皇十八年改爲呂州而唐汾陽郡王郭子儀鎮絳州絳在汾水之陽唐時州郡無名汾陽者也此五人者未嘗官斯土然記稱有其舉之莫敢廢則以賢而祀又何慙焉刁雙北魏肅宗時拜西河太守而舊繫之晉房豹北齊河清中而舊繫之三國魏其餘前後失次寔多不可以勿正也唐汾州刺史崔宏禮史稱其短於治民又以愛利務多積見譏不宜列於祀其賢而功德

及民舊失考者北魏裴良隋李衍蕭大國唐崔隱甫徐
 堅杜希聖薛從崔圓劉暹孔巢父裴向魏暮宋郭達張
 確賈直金郭企忠傅慎徽許安仁烏古論德升完顏訛
 出虎明茹志道紀正張軌李善葉穆伍秀海鯉高俊張
 恕郁浩何賢王崇慶郭鏗王正中劉坤於敖張信孫繼
 魯嵩守禮齊宗堯白夏麻塔劉一任劉光祚王肇生侯
 君瑄 國朝周召南凡四十有七人或以賢良稱或以
 忠義見千古之人心懷之如一日也可勿祀乎他如石
 州刺史離石郡太守仍祀永寧州名宦八州縣之賢良
 忠義祀於各州縣不在此數夫未祀而宜增既祀而宜
 廢且非官於斯也既祀而援莫敢廢之文以進之寔官
 於斯亦既祀之矣稽其治行退之祀典之設要以功德
 為斷觀於斯者可以悚然懼矣

治汾說 孫和相

乾隆二十六年文水縣知縣顧學海議稱縣境汾
 河自清源縣交界之榆林村起至田家堡永樂村
 平遙縣交界止縣巨六十餘里為寧武靜樂陽曲
 壽陽榆次太原太谷徐溝清源交城祁縣永寧州
 衆水匯歸之處汾河而外尚有文峪瓦窯磁窯蒿
 泊五馬等河亦俱流入文邑藉汾洩水夏秋汾水
 泛漲其勢河涌遷徙無定自古及今從無隄垓而
 田家堡以上河槽深闊水患尚少下游永樂村以
 下平遙汾陽一帶河槽甚淺其害為甚沿河沙土
 不堅督民所築之隄又非官工可比本浮鬆單薄
 不足以防異漲又稱汾河遷徙靡常猶能歷歷言
 年來已不知幾經更易耆老目擊者猶能歷歷言

之凡遇異漲奪溜改道之時奔騰浩瀚頃刻另自
 成槽寔非單薄隄堰所能防禦而汾河水隨沙壅
 附近悉繫帶沙之土其性鬆浮萬難挑濬且亦不
 堪築隄口下所有隄堰高寬不過數尺各處民力
 不齊原皆有名無實是無隄固難禁其泛溢有隄
 亦不能保其歸槽無隄而在上游四處散漫之害
 輕有隄而聚於下游一處衝決之害重嗣於二十
 七年平遙縣知縣李在田議稱縣境汾河自文水
 馬交界之回回堡起至介休縣交界之李世村止
 縣界四十餘里自築夾版隄以來汾水泛漲之際
 際急流衝決勢不能免地响更多受害似不若廢
 棄隄堰聽水漫散順流即有淹沒為害亦輕縣境
 與文水縣情形相同民間向有護村隄堰似可做
 照文水縣沿河有種麥田者亦聽築隄防水麥收
 後即行廢棄聽其漫灘民力獲免疲敝且汾河水
 勢洶涌沙土築隄不能堅實一經泛漲即至衝決
 終歸無益不如順水之性聽其
 自流無庸兩岸修築夾版隄堰

分水自上自太原府之文水縣下至府屬之介休縣百餘

里間每遇夏秋水漲近河居民田廬屢被淹沒乾隆二
 十一年會議於河身兩岸修築夾版隄堰因旋築旋衝
 遂惟於種麥之處各自築堰保護麥田歲十月起工二
 月竣工六月麥既收即聽其衝漫其後文水縣知縣顧
 學海平遙縣知縣李在田廢隄之議不過以汾川泛漲
 時單薄之隄徒做民力無補於事而已夫黃河二漳永
 定子牙等河最難施治沿河亦多沙土尙可為隄而謂
 汾不可隄無是理也汾自陽曲太原徐溝而下匯合衆
 流至此勢已盛大而汾陽孝義之東平遙之西介休之
 北古時往往多陂澤則地勢卑下可知後代改為民田

聚爲村落由來已久遂忘其本澤地也考昔人棄地爲澤之意禹貢曰九澤旣陂胡朏明云陂卽隄也而川澤之隄其用各異川於兩岸築隄制其旁溢澤則環而陂之爲水門以時蓄洩川水暴至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殺其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則開下門以溉田書傳所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五門隋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門穰縣鉗盧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六石門號六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築塘周廻三百里疏爲二門其北隄石闔二陰溝十九南隄陰溝十四此陂古法也賈讓言內黃界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太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觀此可知廢澤爲田出於謀國者之見小利而貽大害古人潛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致百川決溢民無寧居翟方進壞汝南鴻隙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岬嶂二湖以爲田而太守不許近考之府境城東文湖宋時名西河濼轉運使王沿廢爲田民不以爲便熙寧初御史劉述請復之金大定間濱湖居民又欲涸以爲田州守傅慎徽力爲嚴禁陂之不可廢也如此今如西河濼鄆城泊之屬在府境汾川左右者一皆輸賦民田有川無陂水大至則渾洪最怒無所分殺徒恃隄制防亦非左右

各棄地數里厚爲之隄固難以禦盛漲也若傲黃河隄
工以治汾半之亦已足計畧糧地凡若干頃晦民失其
業立規畫奠安之者凡若干戶是以一時難行不得不
爲之說謂隄水漫散之害輕而已如僅漫散害猶可測
而按之韻議中有數十年來幾經更易奔騰浩瀚頃刻
成槽之語此汾川轉徙實錄然則居民適當其衝者隨
流而下何可不預爲籌哉

狄武襄公神道碑跋 曹學剛

宋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護國軍節度管內觀察
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河中
尹判陳州軍州事兼管內隄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天
水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七百戶食實封貳阡一百戶贈
中書令兼尙書令謚武襄狄公神道碑翰林學士朝散
大夫尙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昭文館知
審官院提舉集禧觀公事上騎都尉長安縣開國伯食
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奉勅撰三司度支判官朝
奉郎尙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騎都尉賜緋魚
袋宋敏求奉勅書其碑額用仁宗御書賜之故碑文之
上方別題御篆賜額四大字不與諸臣儕也碑文首云
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檢校太尉河

中尹天水狄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感疾於州未幾以薨聞考宋史本傳嘉祐中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仁宗以至和三年九月辛卯改元嘉祐青之罷樞密在是年八月故碑文猶稱至和也傳當云嘉祐初而云嘉祐中其卒在二年三月而云二月皆史家之失也傳稱爲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碑止書保太軍傳稱爲秦州刺史碑作秦州皆當以碑爲正儂知高他書多作智高古字蓋通用也武襄之功宋中葉以後罕有及之者而中朝文臣出死力以沮抑之雖以歐陽公劉原父之賢猶并爲一談意欲殺之而後快不已甚乎徒使折衝禦侮之臣不得久安於朝宋之不振有自來矣

西河考 曹學閔

西河之名始見於禹貢雍州西距黑水東據大河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河在雍州之東而云西河者據堯都冀州言之猶豫州之河口南河也河自東受降城折而南行歷龍門以至華陰幾二千里皆在冀州之西則皆得以西河目之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者特因經有龍門西河之文而言非謂龍門以北不得稱西河也王制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

里而遙亦舉河之大勢而言所謂西河者泛指瀕河之地非專指一處春秋之世晉爲強大西有河外與秦接壤漢書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圖洛之間此在今延綏榆林之境左傳將爲子除館於西河注家未詳其地蓋在晉都之西是則西河之名不專屬一地明矣自三家分晉魏氏得晉西河之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張守節正義以爲西河卽今汾州又引括地志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堰城當爲隰慈氏縣爲隰城縣唐上元元年改西河縣卽今汾陽縣也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餘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

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元和郡縣志云汾州西河郡春秋時爲晉地後屬魏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皆謂此也又云謁泉山上有石室去地五十餘丈頂上平地可十頃相傳以爲子夏石室又云卜商祠在西河縣北四十里按謁泉竭泉隱泉一山而三名而子夏石室之在此山兩書無異詞蓋汾州西距河僅二百餘里故有西河之名曹魏黃初二年置西河郡於此亦必因古名命之且子夏教授之石室住焉則汾州之爲古西河審矣鄭康成注檀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云龍門至華陰之地後人疑子夏不當居汾州以此然康

成究未實指西河所在似猶疑而未決之詞史記索隱引劉氏說稱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然元和郡縣志同州不言有子夏石室恐是傳會不足信史記胡衍謂棗里子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正義以爲西河之外謂同華諸州也傳記稱子夏教授西河矣不云教授西河之外則以爲在同州邵陽者蓋難據卽曰魏都安邑去汾州爲遠然汾實在魏之封內以廣輪計之不過五六百里之間文侯果能尊師重道何患遠莫致之元和郡縣志載魏文侯墳在孝義縣西五里段干木墓在孝義縣東北二十五里前哲相傳已久

則子夏之教授於此亦何疑焉若史記匈奴傳所云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者似又在汾州西北蓋魏時西河郡境跨大河之西與上郡壤相接漢志秦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者卽謂河以西之地非能盡西河之域而得之也其他史傳稱西河者不一史記趙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蓋趙之北境亦距河故亦稱西河而非魏之西河也史記韓信從夏陽以木罌鍤渡軍襲安邑而李左車謂信涉西河虜魏王此夏陽之西河非汾州之西河也漢武帝置西河郡治富昌縣在大河之西今爲塞外河套之地與汾

汾州府志卷三十一
之西河尤遠汾陽舊志凡文涉西河者并摭入沿革擇
焉不精徒啟後人之惑故辨之如此

中陽考 曹學閔

按以趙之中陽爲今汾州府孝義縣地者其說始出唐
張守節史記正義而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因之要之皆
本於括地志也秦本紀惠文君後九年伐取趙中都西
陽正義云西陽卽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東十里趙世
家惠文王十四年與秦會中陽正義云括地志中陽故
縣在汾州隰城縣南十里漢中陽縣也寰宇記汾州六
國時屬趙趙世家云秦侵我西河中陽是也不知漢之

西河非魏以後之西河也然則魏以後之中陽亦非周
秦以前之中陽也考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云汾州禹
貢冀州之域在虞及周屬并州春秋爲晉地後屬魏謂
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謂此而不引趙世
家之西河則知其時西河已不一矣云秦屬太原郡漢
武帝元朔四年置西河郡理富昌則知漢之西河去汾
州遠矣云後漢徙離石卽今石州離石縣也按離石爲
今永寧州在府西北百六十里亦非今汾州治也云獻
帝末荒廢魏黃初二年乃於漢慈氏縣置西河郡卽今
州理是按慈氏卽茲氏漢志屬太原而不屬西河則知

漢之西河郡與南部都尉塞外相接而今之汾州治實古西河而其後爲曹魏時所復置明矣又按郡縣圖志孝義縣本漢慈氏縣地曹魏移西河郡中陽縣於今理觀此可知中陽自西河郡移置慈氏而非漢之所謂中陽也云永嘉後省入隰城後魏又分隰城於靈石縣東置永安縣貞觀中改孝義因縣人郭興孝義故名志又云西河縣本漢慈氏縣曹魏於此置西河郡晉改慈氏爲隰城縣上元中改爲西河縣觀此可知隰城亦慈氏所改而非漢西河郡屬之隰成莽曰慈平亭者也然則趙之西河中陽或謂與漢之西河郡屬隰成相近則可而括地志乃以當唐之汾州訛矣而張氏據之以釋趙地樂史因之以証汾州訛之訛矣再考酈道元水經注亦兩載中陽其一文水逕大陵縣故城西而南流又南逕平陶縣之故城東西逕其城內南流出郭又南逕茲氏縣故城東爲文湖世謂之西河文湖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晉地道記太康地記西河有中陽縣舊縣也按曰舊縣者永嘉後省入隰城故也此中陽卽今汾之孝義也其一汾水南逕大陵縣東注云汾水於縣左迤爲鄔澤俗謂之鄔城許慎說文曰馮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入河卽此水也鄔澤是爲祈穀卽爾雅所謂昭餘

祈矣。按顧氏方輿紀要，昭餘祈藪在祈縣東七里，祁縣在汾州府東北百里，而馮水所出之中陽又在祁縣之西，其距孝義縣在汾州府南三十里者遠甚。此中陽當爲漢西河郡屬，而史記所謂趙地者是也。要之汾之西北，鄆城雖石，在春秋時多近趙地，而自汾以南，其爲魏之西河地無疑。夫釋地者當知西河有二，中陽亦有二，卽黑城亦有一，卽不得強據史記中陽以附會今之孝義爲趙地矣。

參軍廳壁記 毛麟

乾隆十有五年庚午，余始至茲署，廳事後所謂二堂者，敲斜四楹，東西廡共四間，其後爲棚者一，僅容爐竈，周旋四顧，無可以安家室者。有老役立於側，詢之，則云此地舊嘗有樓，久頽已無遺蹟。署前小屋四楹，北嚮曰花廳，腐黑撓折，望之危不敢進。北方少薪，用石炭，謂之煤，火盡而質留，積於隙地。余先使負煤入城，空驅之歸者，酌與之錢，取其積以去，將及一月，地始平。明年，太守鶴村李公念茲署不修，外無儀形，內無以託處，命州縣分助之費，遂於夏末構屋四楹以居，東廡四間，西廡一間，補其垣之缺者，季秋功竣，費白金近三百，得於助者半。南來妻孥始可依棲，越十年庚辰夏，連雨七晝夜，而花

廳全傾倒在地。署故有關聖廟，偏在儀門左。因并馬祖廟俱移建，別爲一院。廳事後之東廡，則展以爲客。至設坐之所，門亦得如制。寬拓工起七月中旬，畢九月中旬。費又三百。越五年甲申秋，立亭陳侯來尹汾陽。過余，顧二堂作敝狀。戲謂余曰：「此巖牆比也。」太守月峯張公亦每言及此，遂以明年季夏撤二堂及西廡，盡更之以新。費近四百。蓋鳩斲從事，而得於陳侯所助者百有五十。先是庚辰之役，署前取土得水，甃井一。今去井稍遠，增茨馬棚三間，儀門西增設牌樓以表門。凡坳缺漫漶，次第修整，赤白之。茲畧於是稱完好。計余之至，忽忽十六載矣。憶自少時讀左氏春秋，其言叔孫婣也，曰：「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未嘗不忻慕其事。況余以無能，宜久安下職，而又賴上官暨同寅之以其不敢妄自菲薄也。畫及其居處，豈非幸與？豈非幸與？故總其顛末，用書之屋壁。」

重修護城石隄記

丁宗懋

臨城東距湫河，漲水經大小連枝山北，與榆林諸溝匯激而西射，以與城階築隄，所以護城也。自前明嘉靖兵備副使趙公度地河壩，伐石爲堰，後之繼斯役者，屢修屢圯。歲以有事，迄明之季，兵燹相仍，而當年遺蹟遂與

山埤麗譙盡付馮夸矣。越雍正壬子，水暴至，延及城內，居民蕩析。時請於覺羅石大中丞，得報可，發公款三千，築而新之。從東門而南，延袤百三十丈，則茲之石隄是也。昔爲荒墟，今列墜由，依斯隄以宅爾宅者，且三十年。亡何歲，月浸深，根培剝落，縫裂罅穿，難與持久。其迤北一帶，水勢益盛，近時郡伯張公會加補苴，登亂石而糝以灰沙，亦隨漶漫，不可復識。壬午春，予令茲土，竊以爲欲衛民，莫先完城；欲完城，莫先急修隄。顧未信而勞弗敢也。其明年，遂與邑之紳士里老謀，謀僉同，不以予爲劣而任之。量力捐輸，匪微而集，則費省於前也。羣力趨赴，必值乃傭，則人不滋累也。方春經始，徂秋告竣，庀石蟠基，惟深且固，編縫則綴以鉄錠，層累則貫以鉄管，蓋歷稽前代興廢之跡，而底法加密焉。隄旣成，或曰：水之爲城患者，以不由東山崖下故道行耳，宜鑿渠以引之。或又曰：城以北舊爲趙家崖，崖踣而水乃直薄城下，宜墩於崖以捍之。顧予觀湫水漲溢，奔沙徙岸，木石俱下，鑿未息肩，淤不旋踵。若趙家崖踣其上游，適抵最衝，挾甃石之功，以禦撮山之勢，是螳臂而當車也。何足與拱濤爭怒哉！因扼隄之中權，更爲築臺，狀如堰月，與隄相抱，以避趙家崖之衝也。水勢至此得稍停泊，又若迴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倒之狂瀾以漳而東之者登臺南望則石大中丞之遺澤新焉其北則今所增築直繞城隅而止枕殘堞駕長虹晨炊宿靄空翠霏濛此湫川煙雨之所以稱勝概也竊於斯臺有取云故並及之

學宮開路記

丁宗懋

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以極高明則壅蔽者務去焉以致廣大則窒礙者必通焉要在識其所從入毋惑於他岐而已學宮前臨大街廣不盈數武南向廬舍參差規模湫隘跬步間未嘗不歎面墻也其窒礙壅蔽也孰甚癸未冬予亟與諸紳士約捐置李姓常姓宅若干間撤而去之既復購楊姓牛姓宅各一區惟牛姓宅之在西偏者留爲縣尉廨餘亦撤而去之自是疊嶂層巒軒豁呈露攬秀挹青令人意境俱遠矣學者觀於此誠知擴充聞見開拓心胸而從始入以馴至於高明廣大之域斯所謂能由是路者乎予方擬構先師牌樓以崇觀瞻引牛澗水作外泮池尋以有事於城工未遑就緒爲紀其廣長丈尺以俟君子時乾隆己丑天中節也

臨縣修城碑記

丁宗懋

皇上御宇之三十年詔天下有司相視城垣圯者修之殘缺者補之毋習故常徒侈靡費毋事苟簡徒飾外觀

黜浮崇實以爲一勞永逸計維時彰大中丞秉節方新
銳意率作晉省之以城工請者凡十有八州縣而臨與
焉臨之城完舊之功半新建之功亦半先是估費盈數
萬乃省之又省約二萬六千有奇而工在萬兩以上者
例得委員分修因卽其段落折而爲三自東南隅至於
西屬汾陽令朱潯任之自東北隅至於西屬孝義令王
楮任之其正東一面俾宗懋董其成焉以丙戌暮春筮
吉從事明年丁亥九月甲午册書成夫興大作集大衆
古聖人常慎用之春秋凡城必書重勞民也詩稱寔墉
寔望而以韓城之溥歸美於燕師所完則承平所事矣
其時暇故其力豫民雖勞又烏可以已乎我國家世
際承平內寧外謐斯民之暇且豫也固宜乃猶重其
之也用民之力卽以軫民之艱費惟取諸公帑役不煩
於鼓鑿門無鷄犬之驚野有耕鑿之樂年穀順成人罔
弗給百工輻輳市肆帖然豈非興事集衆用之自有其
道哉是役也以備不虞而資捍禦也抑所以壯太平之
觀瞻也宗懋雖不敏敢敬述以仰承 天子之休命

黃櫨嶺候館闢路記

黃櫨嶺

汾陽古茲氏也羣山亘其右汾川行其左而黃櫨嶺爲
西山之隘口東魏武定中齊獻武出北道度赤磻嶺解

律金爲南道軍司則繇黃檜嶺出與之會前代嘗置關
嶺上憑高爲固循山峽而東則金鎖關亦曰向陽關元
天歷初令汾州之向陽關穿壘壘石是也東於峽會不
容軌峽之南取徑亦西達黃檜乾隆丙戌秋城臨縣余
分與其役明年秋事竣凡募工匠踰三百里乃抵臨余
念未傅功不計傭值則工匠苦途遠因令一往一來卽
鑿治道路不虛其在途之日東起黃檜之東二十里西
越嶺行承寧州境又三十里許曩者崎嶇峩陘至是始
可通車無阻當嶺之隘舊有廟曰石雲菴去居民遼闊
東西行仰空循磴力疲喘息不能定乃躋乎是況大吏
以歲時行部歷險僻度雲霄誠不可無在疆候館茲廡
南嚮四楹東西廡暨廚竈備門亦四楹兩旁爲茶亭蓋
余於城臨工竣之月歸而創建焉然山高風勁阪陲敲
危房舍道路均成之甚難而廢壞也易都數歲中便官
之日暫便民之日久倘蒞斯邑者恒治之於未廢修之
於未壞其暫者屬在典文久者尤施政大經也用識歲
月以俟後之君子

永安鎮候館記 朱濟

縣令畫地而理有城池民人社稷如古諸侯然上屬於
府又上之則監司大吏汾陽雖倚郭縣而其北卽與太

原之文水鄰大吏以時省疆土觀民風由太原而來過
文水屈汾陽北境首及永安鎮疆之寓望宜於是乎在
乾隆己卯知縣馮兆麟因舊義倉地爲公廨凡四楹左
右廡各三間余以丙戌來茲邑見庠舍址隘且敝側漫
漣倉卒除門戒候仍假民居待公用顧未能卽展新之
戊子秋仲仍購其旁地增北房二間小房一間東三間
畫分兩院前構四間在西照牆一左側樹碑一禁胥役
毋藉備公館名擾里民稽之周官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
侯館侯館有積永安距縣治三十里禮當設路室而地
突入疆之首候館修除在疆事也可云非官守責歟因
書以志諸石

晉邑令賈公墓碑記

王謀文

公諱渾晉太安二年爲介邑令時劉淵起離石遣其將
喬晞攻陷之公抗節不屈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苟求
生以事賊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將殺之尹菘曰盍
舍諸以勸事君晞不聽遂遇害夫人宗氏年二十餘晞
艷其色夫人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
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晞又殺之淵聞而怒曰使天
道有知喬晞豈有後乎追晞還收公夫婦屍而合葬焉

祭之以禮嗚呼忠烈之感人如是夫典午當八王爭國之日外患迭起五嶽三塗並皆淪陷其間分符郡邑開門延欸者所在多有而公屹然孤城與之存亡恨血殷紅偕其伉儷是已足不朽於天壤寧獨介邑也乎哉雖然介固公土也守於斯殉於斯其隆然而若斧者蓋忠魂貞魄之所棲也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介之人無忘焉余既拜公於墓下爽然與感因次其事而勒諸石

張良村增堡修廟記

王課文

張良村爲介邑東南巨鎮聚廬而處者幾數千指環四圍以爲堡門墉雉堞而捍而衛因擇其地之爽塏者以爲春秋祈報之所則廟祀興焉廟在堡外坤隅祀晉邑令賈侯當侯之令介也值喬晞之難侯與夫人身殉之葬於城南城南之人感激於忠節之氣就其墓所而作之棟宇陬日莖吉吹笙設燔婆娑而饗之固以爲神之所棲錫福於民者近也村之於墓遠矣乃亦作廟以祀之而且以命社且以報功若詩之歌良耜焉者是豈侯之靈卽足以當勾龍后稷之所司歟聞諸祀典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侯之與城存亡生而勤勞著於介死而呵護被於介則夫祀於城南祀於是村其又奚擇况精英所達寔足以感風雲而動雷雨哉廟

之建不詳所始按碑記修於順治年又修於乾隆初年
歲月既久傾圮隨之村人議用補葺而復慮乏財之難
於藉手也適一時有增堡之舉堡本缺西南形如曲尺
外向而廟址故當其缺爰於版築所屆傍廟址而折旋
之使堡外拗植之地易爲堡內舍基計二十餘畝以俟
卜宅於斯者卽其價爲修廟之費廟工與堡工並起閱
二載告成自正殿及旁殿皆重葺加獻亭樂樓鐘鼓樓
若干楹巍然煥然望之鬱鬱蔥蔥蓋廟與堡始稱壯觀
矣至廟名龍天無可據意斯民仰之如天而以龍爲陰
雨所由施也然則介民之有望於陰雨從可知也

春秋致祭文潞公祀堂碑記

王謀文

有宋潞國文公以太師致仕居洛年九十二薨葬於河
南之登封縣而公介人也子孫之在介者綠水木之義
建祠於縣治之北關有堂有廡有几有筵爲穆爲昭以
烝以餉至於今而子孫則稍微矣

皇帝御極之三

十有三年謀文來宰是邑陬日肅衣冠謁祠下其子孫
暨鄉人於是乎觀禮乃合辭而進曰文氏之有是祠也
不載祀典而公之勲業功名沿及千年後嗣漸替誠慮
犧牲之不共駿奔之不恪將無以妥先靈而貽典禮之
缺計唯請於官而官爲之祭庶幾永永不朽余曰然凡

祀典有二祠於功德所以勸忠也祠於子孫所以廣孝也禮以義起事以時增則就廣孝者而移以勸忠亦兩合之說也爰於次年九月稽史傳緝譜牒具文申請撫憲鄂藩憲朱皆曰可即據陽曲縣致祭狄梁公之例準於本縣繁費項下春秋支銀四兩以祭永爲令典蓋公之祀祠今其真不朽已乎顧子竊謂公與梁公其功勲等而福澤寔有過焉者當天后革命之日李氏不祀如綫梁公委蛇周旋卒復唐祚而公於仁宗違豫時京師業業獨賴公持重繼而調護兩宮俾之孝慈無間古大臣善處骨肉以爲宗社計洵有然者乃梁公以後事

屬五王虞淵反日卒不親見其功之成公則逮事四朝優游致仕領袖耆英寵光奕世是梁公之所不能及而今於祀事媿而同之卽公其奚讓焉余旣喜其事之得所請而且冀文氏子孫之遵守之因勒諸石復作歌以祀公歌曰絲之山兮幽幽公之出兮駕雲虬勝之水兮差差公之來兮悠然以思翳公居洛兮領耆英元老宿德兮信史是徵睢故國兮衍雲祚昭事不忒兮是禋是烝爲公作廟兮神式憑睢薨起兮華棖承粵祀典之不彰兮慮及奕世官爲理兮長使勿替明梁盛兮肥牲麗春秋執事兮視唐文惠几筵重飭兮廟貌鮮嘗肅四達

今年又年 國典既渥兮祖德以宣吹簫擊鼓兮彈神絃芬芬苾苾兮通後先繼之山兮勝之水碧嶂層層兮白石齒齒唯公功德兮與之比廟無圯兮碑無毀告子孫兮昭萬禩

長庚橋碑記 郭必安

縣有城城有池池有橋此通制也獨邑西池之長庚橋藉郭門外之堰爲保護其修防有不得不詳其本末者自郭門而西盡高原遇大雨則西原數里之水歷西關而東注於西池甚且爲城害舊於郭門外橫築堰一道而又直北濬溝障水北流不使入關迨歲久堰廢溝平

日亦覺坦途可安茲戊子夏大雨連旬復丁水害暨水去橋傾城門之軌驅遇池塹橋安得不修第橋成而堰廢如故非若修橋之難緩須臾也適余承乏茲邑閱視之下詢悉西城內外爲宣化坊再西爲城西廂築堰則專屬西廂地方承辦因墮廢日久修築滋難乃勸令宣化坊助築四分之一於是堰亦成而橋可無患矣且申明其舊規俾西廂百姓仍專任築堰之責外宣化坊仍專司修橋之役餘役俱免事竣勒石以昭法守焉

西河考 王竣功

西河之名見於禹貢而史家之記載爲特詳後人第弗

深考耳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又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蓋主冀而言河在西故謂之西河然但據河言之非以名其地也戰國之時魏有西河之地而逼近於秦其在河以東者則趙魏三國之分境也故史記胡行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趙世家主父過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魏翟璜曰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由是觀之則三國固各以西河名其地矣然亦但據河以爲名而實非有分地也漢氏以來始建西河郡領三十六縣其在河之東者美稷中陽平周蘭離石圍城臨水土軍八邑而已其餘二十八縣皆在河西而

郡治建焉則此八邑之在西河如今河北三府之隸河南耳永和五年始徙郡治於河東之離石至司馬晉建西河國統離石隰城中陽介休四縣後代因之始異於古矣故嘗論之禹貢之西河因地以名河卽因河以紀地至戰國時則遂以河名其地矣漢之西河跨河而置郡卽據河爲郡名至晉宋後則但沿其郡之名而幾失其地之實矣今不覈其源流而直以晉宋後之西河當漢郡遂專以今之汾郡爲西河豈不誤哉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

知寧鄉縣朱懋炳撰

寧鄉故趙之中陽也漢置縣屬西河郡曹魏徙中陽於

茲氏南而地併入離石後人遂以縣之設起宇文周忘其漢以前之舊矣當秦趙之際秦盡得魏河西趙離石中陽直逼秦屢爲所拔輒力復之所以爲太原之外蔽迨宋并西夏縣西接黃河設伏落津寨而城之建乃自明景泰元年始後因黠兒部內侵樓堞敵臺漸具旣而又增高厚甃之我朝順治六年修城之西南尋修東南及樓距今且百年戊子冬檄下縣修繕城垣余周行審視女牆之缺者水槽之損壞者樓之頽圯朽腐者宜以次就治肇壬巳丑孟秋至今年閏月工竣東城南城凡爲樓二城中央樓一巍然肅瞻觀焉暨女牆水槽亦整之咸完好按諸水經河水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漢中陽故城邈不可考今城西倚鳳山東南臨澗其澗導源可寒堆逕寧鄉關南來循城而北卽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所謂寧鄉水者也國家承平百餘年民見山之峙水之流昔時逼近邊陲今則延絲以往萬里未極官與民幾若相忘於墉堡於是謂守土之吏爲民重且大者在詩書禮教不在城郭詎曰不然然而施政次第城堞臺堞之修嘗不敢以爲後茲之役都之費白金八百余首捐俸爲之倡縣薦紳齊志急公義不煩請帑而事舉余旣樂觀成績更有感於諸君子能

曉然通達大義斯正詩書禮教之澤之涵濡甚深而為盛世太平之民如是其可觀也是宜有記兼與茲役者之姓名書之碑陰用告夫後之人

奉政大夫例授朝議大夫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西

呂公蒙誌銘 魏定國

乾隆十二年丁卯夏六月年友盛京少尹呂公卒於里第予未能赴奠也孤子審韶將以己巳三月葬公於本里祖塋乃走千里來京師持狀踵門謁予銘墓予與公自丙戌締交都下稱莫逆後公筮仕為西江弋陽令又隣郡也未一歲循聲大起耳公名甚悉嗣是敷歷中外

未竟厥施而公歿矣予忝知公其何辭按狀公姓呂氏諱文櫻字果初西園其別字也世本勝朝望族明季雲擾全晉無寧居考 封奉政大夫謹躬公避地於汾

陽之劉村時先業如洗而奉母甘旨無缺與諸昆合處

無間言鄉人以孝友稱之子四人公其長也幼英特九

齡出就外傅即晨夕號吟誦學日進既遊庠名籍籍諸

生間康熙丙戌成進士需次選曹因出遊直省所至守

宰咸虛申請質因得遍悉諸方人情土俗及政治得失

之故丙申抵弋陽任吏治已爛習矣弋為江右疲邑地

瘠民貧劣矜土豪競事把持才民效尤逋欠日積公念

爲政首在鋤強甬蒞政卽計取市曹中所云金剛者數人窮治之咸伏辜又知其徒衆皆市僧小有才貫其罪而嚴飭之令在官造冊自贖江右自經兵燹舊冊俱燬吏胥奸弊百出昏庸甚其得民欠清數而逋賦可徵矣弋違鄉名徇求取者得尙尤頑梗公乘不意向夕出城秉炬行萬山中察明達彼所集衆反覆曉諭衆大悟呼曰公無言我曹皆良民向未識大義耳因檢其歷年完逋之數第其賞扑自此不復梗化先是公嘗葺陳謝二公祠乃卽祠設書院延師擇士之秀者肄業其中又設蒙館於署右擇諸生之有誼行者爲師凡民間子弟概許入館貧者給衣食月立限期親往稽其勤惰第其優劣一時人士翕然又念弋邑科目寥寥寶興之歲起送有禮行李有資諸生咸踴躍趨赴有獲雋者又慮去任後其事或廢因捐俸置田每年得租二百餘石以爲資編入邑志令學師協同耆儒經理至弋人健訟譁張爲幻凡戶婚田土及命盜諸案構控累年不結公總以得情爲主一訊之後訟端永杜弋人多傳爲美談不能縷述適故相白公來撫江右稔公政績深器之會入爲大司馬力薦公得附列行取去任時弋民勒石紀遺愛是年七月爲謹躬公八袞大壽公適抵家稱祝里人榮之

抵京少司農張清恪公舉爲監督會

世宗在雍邸

奉

聖祖命至通查倉詢以新舊米石及終年出納

細數公心識口陳條分縷析

世宗顧而異之

登極後卽授戶部浙江司員外郎

命與倉場侍郎

李公英貴等監修京通諸倉節省帑金六萬餘兩議敘

加一級雍正元年四月陞禮部儀制司郎中仍協辦倉

場事務十月奉

命提督山東學政公念學政一官

爲朝廷養育人材厥任綦重歷試六郡精心校閱弊絕

風清今相國海寧陳公時撫山左有秉公校士生童感

悅之奏旋奉

溫綸獎勵公仰圖報稱益厲冰操乃

科試未終遭謹躬公慟不欲生銜哀罔極服闋授

湖廣道監察御史監己酉科文武順天鄉試武科有齊

生者以未中的不得終試公破格收之竟得捷庚戌以

武殿試第一人魁天下人咸以此奇公識尋陞通政司

右叅議九年督修郭莽爾格隆二寺不踰年報竣改授

奉天府府丞專司學政公念陪京重地加意振飭於奉

錦二府各建考棚復量治學田試期給飲食以遽請增

學額殊失

上意降

旨切責尋議上鐫一級公

遂歸時甲寅歲也乾隆元年蒙

特旨召見尋告歸

前公遊宦時已奉謹躬公自劉村遷鴻士所遺果園推

從兄斗瞻居之。至是就所居隙地藝花竹，構小室，有終焉之志。暇日，與二三親戚結耆老社，每集或清談，或野步，或敲棋，覓句必竟日，歡譁以爲常。家居闔十四載，足跡不履城市，竿牘不一至公門。郡守張公嘗贈聯云：聲華高柏府，雅望重西河。邑宰沈公亦贈詩，有句云：岳陽酒市人同伍，渭水漁家品一流。其高風可想也。公內行修飭，小事兩尊人，先意承志，無所忤。休歸，建宗祠，櫬題楹，楠胥循制，祠成奉祖父母。父母兩世主入祠，春秋集子姓入祀，惟虔。諸季久分居，朝夕恒過，從無間於諸子。皆視之如子，與人交始終如一。同官黃某故人子馬某

值窮途，咸解橐以濟其困。今猶嘖嘖人口。丙寅孟秋朔，爲公七十懸弧之辰，親隣致祝，顏其堂曰：善氣怡人，共歡呼，永日而去。謂自是而耄耋期頤，鄉人之所以壽公者，將更十年而一進，固綿綿而未有已也。孰意其遽止於是哉。公歿於乾隆丁卯，距生於康熙丁巳，得壽七十有一。恭遇 世宗憲皇帝登極 覃恩 誥授

奉政大夫，以少尹降一級，例授朝議大夫。元配賈氏，同邑國學生諱三德公女。 誥封宜人。例封恭人。歿於

乾隆戊辰，距生於康熙辛酉，得壽六十有八。側室于氏，歿於乾隆乙丑，距生於康熙丙寅，得壽六十。王氏、張氏

子二人長審韶雍正壬子科舉人揀選知縣于氏出娶
同邑魏氏繼娶同邑樊氏次審信張氏出聘同邑宋氏
女三人長適同邑國學生賈生瓊次適同邑候補州同
宋國璋次適同邑國學生范清禮銘曰卜子西河有石
室乎心寺故踏公宅彼汾一曲六三德代有名流蔚史
册 帝額西江土多瘠安得民生有起色我公蒞政
翁以闡谿山遠所繫情帖懋績升聞昇京秩天庾政弊
深肇畫山左人文喜矜式陪京更溥詩書澤諸生宜且
遵成額遂請恩施疑汲汲 帝念老成姑薄斥宣室
有問將前席賢人竟值龍蛇厄彼蒼者天難致詰彌望
青青原上栢蕭瑟瑟風吹白日

24378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containing faint text and markings. The table structure is visible but the content is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low contrast.

